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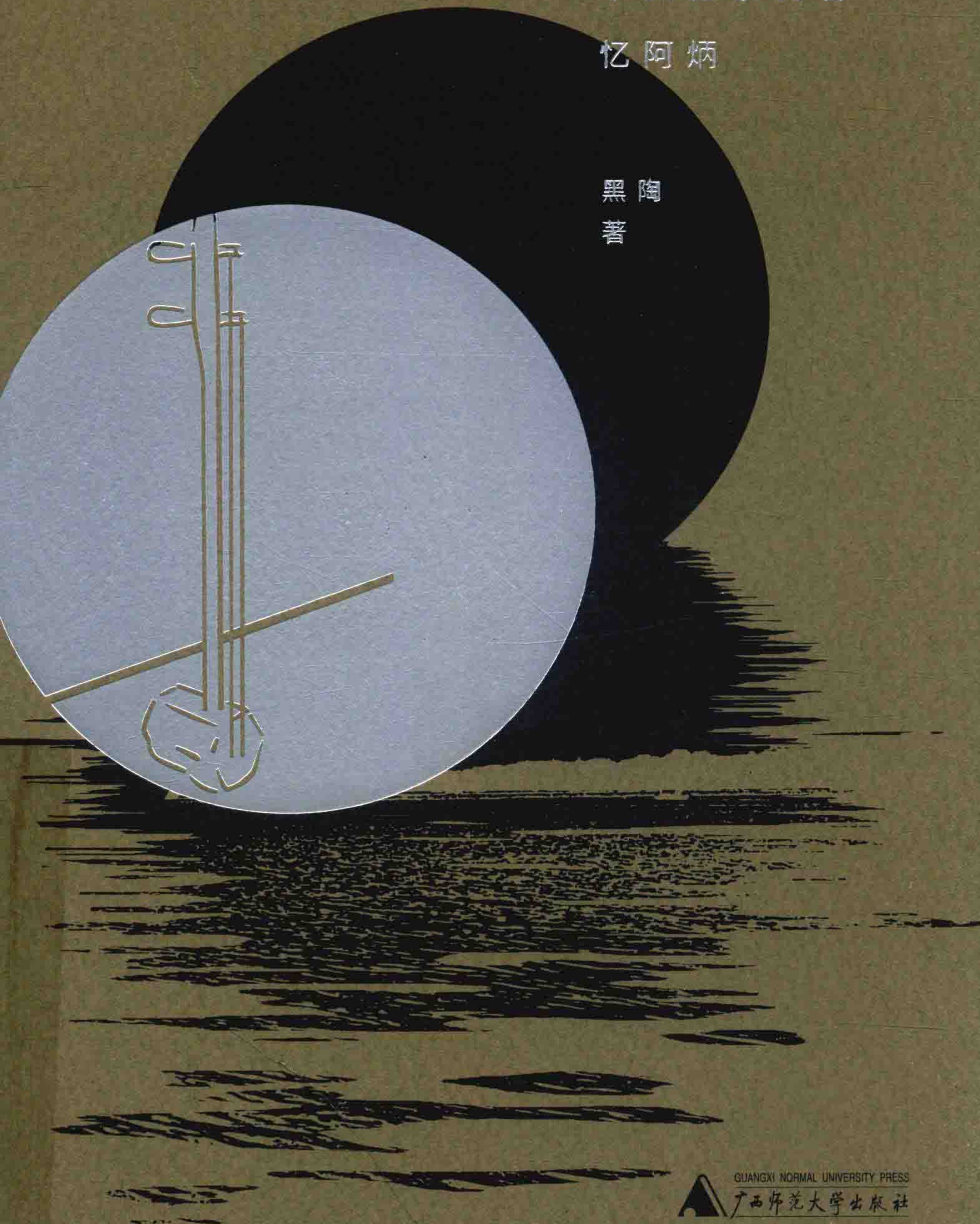
极度文丛

二泉映月

十六位亲见者

忆阿炳

黑陶
著



二泉映月

十六位亲见者

忆阿炳

黑陶
著

ERQUAN YINGYUE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泉映月：十六位亲见者忆阿炳 / 黑陶著. — 桂林：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8.8

(极度文丛)

ISBN 978-7-5598-0799-1

I. ①二… II. ①黑… III. ①华彦钧(1893-1950) —
回忆录 IV. ①K8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2191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4)
网址：http://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：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 邮政编码：410000)

开本：880 mm × 1 230 mm 1/32

印张：6.625 字数：100 千字

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 001~8 000 册 定价：4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

追摹无限逼近于真实的阿炳肖像

自序

失明者阿炳，长久地生活于社会和人世的黑暗低处。然而，正是因为此种复杂的“低”，使他酿制并最终为人类奉献出动人心弦的永恒音乐。

这位伟大的中国民间音乐家虽然辞世才半个多世纪，但他的身世，在当年似乎就已语焉不详。这从杨荫浏先生所撰《瞎子阿炳小传》《阿炳小传》的差异中，可以得到佐证。

本书的写作目的，就是试图还原阿炳，追摹一幅无限逼近于真实的阿炳肖像。为此，笔者通过数年寻访，最终找到了多位亲眼见证过当年阿炳生活的知情者。受访者们血肉丰满的感性回忆，也许，以单篇视之，无法避免个人

主观的烙印，但是，众多这样的回忆集合在一起，我们是否能够这样判定：它们正在接近着某种真实与客观。

表现盲人音乐家阿炳的出版物，此前已经有过数种。不过仔细披览就会发现，它们均侧重于文学性的叙写或个人化的阐释，以第一手资料反映阿炳真实面貌的著作，至今阙如。

本书的写作，几乎是一种文化抢救，因为，书中所有访谈对象的平均年龄，在本书初版时的2010年，已经高达八十三岁。作为一名生活在阿炳故乡的作家，写作此书，自觉是应该承担的一份责任。

感谢无锡市公安档案馆提供阿炳户籍档案照片。感谢同事兼朋友汪自力的大力帮助。

感谢所有接受采访的老人（按年龄大小顺序排列）：邹鹏、黎松寿、朱学津、费逵、华寅生、许忆和、谈景清、张玉英、华钰麟、姚德云、钱宗奎、朱海容、尤茂盛和周仁娣夫妇、尤武忠、钟球娣。

阿炳不朽！

传达并呈示了人类心灵颤动和精神图景的阿炳音乐，不朽！

黑陶

目录

阿炳穷是穷，但志气蛮高 / 001

我亲历了《二泉映月》的最初录音 / 013

我画的是阿炳生前最典型的形态 / 033

无锡人常称他们是一对“仙童仙女” / 043

我父亲是阿炳的隔房师兄 / 051

我和阿炳做过两年的邻居 / 061

阿炳当年是有名的“无锡八怪”之一 / 079

第一个劳动节，我们请阿炳来演出 / 091

我是听阿炳演奏最多的人之一 / 099

《二泉映月》是无锡人的“就寝音乐” / 109

我曾负责并亲自参与帮阿炳拾骨 / 117

我收集过许多阿炳的故事 / 127

阿炳停当我们唱，我们停当阿炳唱 / 143

最难忘记的是阿炳击鼓 / 151

第一次看见公公，有点吓 / 159

附录一 瞎子阿炳小传（1952年版） / 168

附录二 阿炳小传（1983年版） / 175

附录三 华彦钧（阿炳）年谱（修订稿） / 185

附录四 阿炳《二泉映月》的流播 / 194

●● 阿炳穷是穷，但志气蛮高

受访人：邹鹏

（1917 年出生，著名锡
剧前辈艺人）



在江苏省无锡市学前街水乡茶楼门口（钱锺书故居就在近旁）初次见到邹鹏先生，我很难相信他今年已有九十高龄。邹老个子不高，精干灵敏，头戴一顶有鸭舌的旅游帽，一手拎个黑包，一手拿着小灵通和一张纸条正准备打电话——看上去，邹老最多是个七旬老人。

能够约到邹鹏先生进行访谈，要感谢锡剧研究专家钱惠荣先生的介绍，他们两人是多年的老友。于是，2006

年立冬后的第三天，邹老、钱老和我，有了水乡茶楼内半天的以阿炳为主题的愉快谈话。

邹鹏先生出生于无锡鸿山镇。鸿山最早为无锡县所辖，现在属于无锡市新吴区。鸿山历史深厚，人文荟萃，是吴地的一方圣土。周代为“让王”而从陕西逃至东南吴地，成为江南文明始祖的泰伯，最后就安葬于此。鸿山除了有泰伯墓外，还有先秦刺客专诸、要离以及东汉“举案齐眉”之梁鸿、孟光的遗迹。邹鹏先生出生在风水宝地，家境却十分贫穷。他三岁失去母亲，只上了三年私塾就失学回家。十八岁在家务农时，因避国民党抓壮丁，只身逃到了上海。经熟人介绍，在上海无依无靠的邹鹏到戏院的茶馆里做伙计。他经常送水到戏院后台，由此结识了无锡东亭人、锡剧艺术家“半天红”邢长发。后来，邹鹏先生便正式拜邢长发为师，开始了锡剧艺术的演艺生涯。

邹鹏先生这一代艺人，经历过时代的剧烈动荡。他讲的抗战期间的两个细节，我印象尤深。1937年日军轰炸上海时，他正跟着师傅邢长发在四马路上的天蟾茶楼乡下书场演戏。邹老记得那天是很热的一天，他穿着香云纱，正在茶楼内的剃头师傅那里剃头，猛然间外面发生巨响，身边的玻璃全被震碎。他赶紧跑到外面，才知道是附近的“大世界”挨到炸弹了，过去一看，地上到处躺着人，

有的腿没有了，有的肚肠露到外面来了，人死了很多。逃难回无锡乡下老家时，随身行李只有一皮箱舍不得放下的书。先是到上海的北火车站，这里火车已经停开了；再到南火车站，发现也围上了铁丝网。无奈之时，邹老看见前面的一个人从铁丝网中钻进了火车站，于是他学着前面人的样子，先把皮箱塞进去，然后人跟着爬进去。他刚进去，身后的一个人也学他，在钻网。可是，身后的这个人尚未钻出铁丝网，突然通电了，此人就被活活电死在了铁丝网内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邹鹏先生曾在上海戏剧学院第一届戏曲导演系学习过两年多时间。1961年从学院出来后，邹老就在上海红旗锡剧团工作，直到1979年退休，返回无锡。

邹老现在身体健康、生活幸福。他告诉我，他老伴比他小一岁，身体也很好。今年九十岁做寿时，全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，五世同堂，共有三十多口人。问他长寿秘诀，邹老回答一是身体底子好，二是生活有规律，保持心情愉快。他现在每天清晨四五点起床，到镇上茶馆喝茶吃面；喜欢素菜，荤菜主要吃鱼；一天两顿黄酒，每顿喝二两。

邹老给我的名片上，除了“上海戏剧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锡剧研究会顾问、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会员”这些身份外，用大字号突出，表示他目前主要的工作和职务

的是“无锡市鸿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顾问”。确实，退休以后，邹老几乎将所有的精力，都投入到地方人文历史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保护之中，人称他是鸿山地区的“活字典”。巧得很，这次见面，他的《鸿山胜境》刚刚由镇里印出，于是，钱惠荣先生和我，都有幸得到了邹鹏先生的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。

我同阿炳熟悉，是因为我的师傅邢长发。

我师傅邢长发和阿炳都是无锡县东亭人，我师傅家在东亭黄草渡莫宅里，阿炳家在东亭小泗房巷，他们两个算是“同窠兄弟”。我师傅成为滩簧艺人（滩簧，早期锡剧的叫法——笔者注）之前是裁缝，阿炳总是到他那里去做道袍，加上两个都喜欢拉琴唱戏，所以交情很好。

1937年热天日本人轰炸上海，我捐了一箱书回老家鸿山避难。在家大概一个月后，我师傅邢长发也回到了无锡。我和师傅关系很好，师傅待我如兄弟，他一生就只收过我一个徒弟。他回无锡后，先到鸿山找我，把我带到了东亭他家里。

在东亭没几天，我师公、邢长发的师傅袁仁仪也从上海返回了无锡。

师公袁仁仪是无锡县羊尖严家桥人，严家桥是锡剧的发源地。师公是拉胡琴能手，早年自拉自唱《游码头》



现代锡剧创始人袁仁仪

等滩簧戏，红遍无锡东乡。后来锡沪铁路开通，师公带了一把胡琴闯进上海，又成为红遍上海的第一代无锡滩簧艺人。师公在上海“大世界”演唱时，曾由美国的胜利唱机公司灌过留声机唱片。因为影响大，师公的朋友、“大世界”老板黄楚九还专门送了房子给师公在上海住。

师公这次回无锡，一是逃难，二是回老家祭祖，三是吃喜酒。他到无锡后，先来东亭，在徒弟邢长发家落落脚。

阿炳这时正好也在东亭老家。为什么会在东亭？因为无锡城也被日本人占领了。据说在城里时，有一天阿炳出光复门没有脱帽鞠躬，日军罚他在城门口站立了一个小时。阿炳气不过，就回了东亭。在老家，阿炳自编《祸根》，骂“东洋鬼子”，大概意思是：“说起新闻，话起新闻，新闻出勒，啥格场亨（无锡话：啥地方）？出在无锡，

光复城门。来了几只，东洋疯狗，百姓进出，勿得安宁。这群疯狗，吃了中国白米，勿认识中国百姓，乱叫乱咬，伤害主人，实在可恨。我们四万万同胞，必须团结齐心，举起铁拳，歼灭疯狗，赶走鬼子，中国百姓，永保太平。”

在东亭，阿炳一般到街上的小菜场卖唱。这天上午，我和师傅邢长发、师公袁仁仪到东亭镇上的北街茶馆吃茶，我师母则去小菜场买菜。师母和阿炳也熟悉，并且欢喜听阿炳拉琴说唱。这天在菜场，师母和阿炳攀谈了几句，并且买了两只馒头送给阿炳。当阿炳得知我师母买菜是为了款待袁仁仪时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因为阿炳知道，我师公袁仁仪是红遍上海的滩簧艺人，最主要的是胡琴拉得特别好。于是，阿炳当即便要跟我师母回去拜见袁仁仪。当他听说我们正在镇上的北街茶馆吃茶时，就马上赶到茶馆寻访。阿炳到茶馆时，我们叫的三碗“鱼肉双浇面”刚好端来，我就把这碗先让给阿炳吃，但阿炳坚决不吃，嘴上还连说“吃过了，吃过了”。经师傅邢长发介绍，阿炳在茶馆初次认识了袁仁仪。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见到阿炳，他的“知趣”，我印象很深。

想不到的是，当天下午两三点钟，阿炳背了胡琴，拄着一根青竹棒，竟一个人摸到了黄草渡莫宅里我师傅的家中。从东亭街上到莫宅里，有三十分钟的路程，中间还要摆一个黄草渡。阿炳到时，他发黑破旧的蓝布长衫上

到处是烂泥，明显是路上跌跤了。阿炳来的目的很清爽，就是恳请师公袁仁仪指教琴艺，尤其是《梅花三弄》的拉法。师公见阿炳学艺心切，就为阿炳拉了一曲《梅花三弄》。这支又称为《三六》的曲子师公造诣尤其深，因为旧时滩簧戏开场前，必定要先演奏这支曲子作为闹场。一曲拉完，果然非同凡响，听得阿炳赞不绝口，当场就要拜师公袁仁仪为师。但师公没有接受，表示大家“轧个朋友吧”。尽管这样，阿炳还是自己跪了下来，叫了师公一声“先生”。这时已近傍晚，天就要黑了。师傅和师母见阿炳浑身是泥，一定要叫他住下来；师母还拿出师傅的衣服，要阿炳洗个澡，换身干净衣服。而且这天晚上为了招待师公，师傅家吃馄饨——在江南农村人家，吃馄饨是隆重的礼节，一般遇到特别日子或有贵客来才会这样“奢侈”。但阿炳不要说住下，就是留下来吃馄饨，也说什么都不肯。师傅没有办法，就对我说，文标（“邹文标”是我在唱滩簧时用的艺名），你送阿炳过黄草渡。早上不肯吃“鱼肉双浇面”，晚上又不肯吃馄饨，阿炳的这种“知趣”和“志气”，让我暗暗佩服。

阿炳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他拄着竹棒走路比一般人还要快。我送他的路上，他对我印象很好，和我拉家常，称我为“阿弟”。黄草渡是无人渡船，船的两头各系了一条绳子和岸上相连。渡过河后，我把阿炳一直送到了东

亭街梢头，他对我很感激。

第二天一早，师公袁仁仪要回严家桥自己家，师傅邢长发就叫了一辆黄包车送他回去。送完师公后，师傅和我又到东亭北街茶馆吃茶。正巧，在茶馆又碰到阿炳。阿炳听到师公袁仁仪已经回了严家桥的消息后，感到很失望，他觉得昨天的见面不过瘾，表示要到严家桥再当面请教师公。看到阿炳坚决要去，我师傅邢长发就想帮阿炳叫辆黄包车，但阿炳谢绝了，他自己硬是走路到了严家桥，第三次拜访了我师公袁仁仪。

所以，阿炳的琴拉得好绝不是天生的，从他三访我师公袁仁仪这件事上可以看出，阿炳特别虚心好学。听说为了拉好一曲《梅花三弄》，阿炳先后共拜访过十八位有名的琴师。

不久，时局稍微平静下来，无锡城内的商店逐渐开业。我师傅邢长发带着他的搭档巧云和我，来到无锡西城门外的橹店弄，在面向护城河的一座茶楼上坐唱锡剧谋生。正好这时阿炳也从东亭回到无锡来了，他得悉我们在橹店弄茶楼演唱，就每天晚上到场子里来帮着拉胡琴。那时候我们在茶楼唱《珍珠塔》《玉蜻蜓》《玉连环》《合同记》等戏，时间一般是晚上六点到九点，阿炳不要报酬，真的几乎是天天晚上过来拉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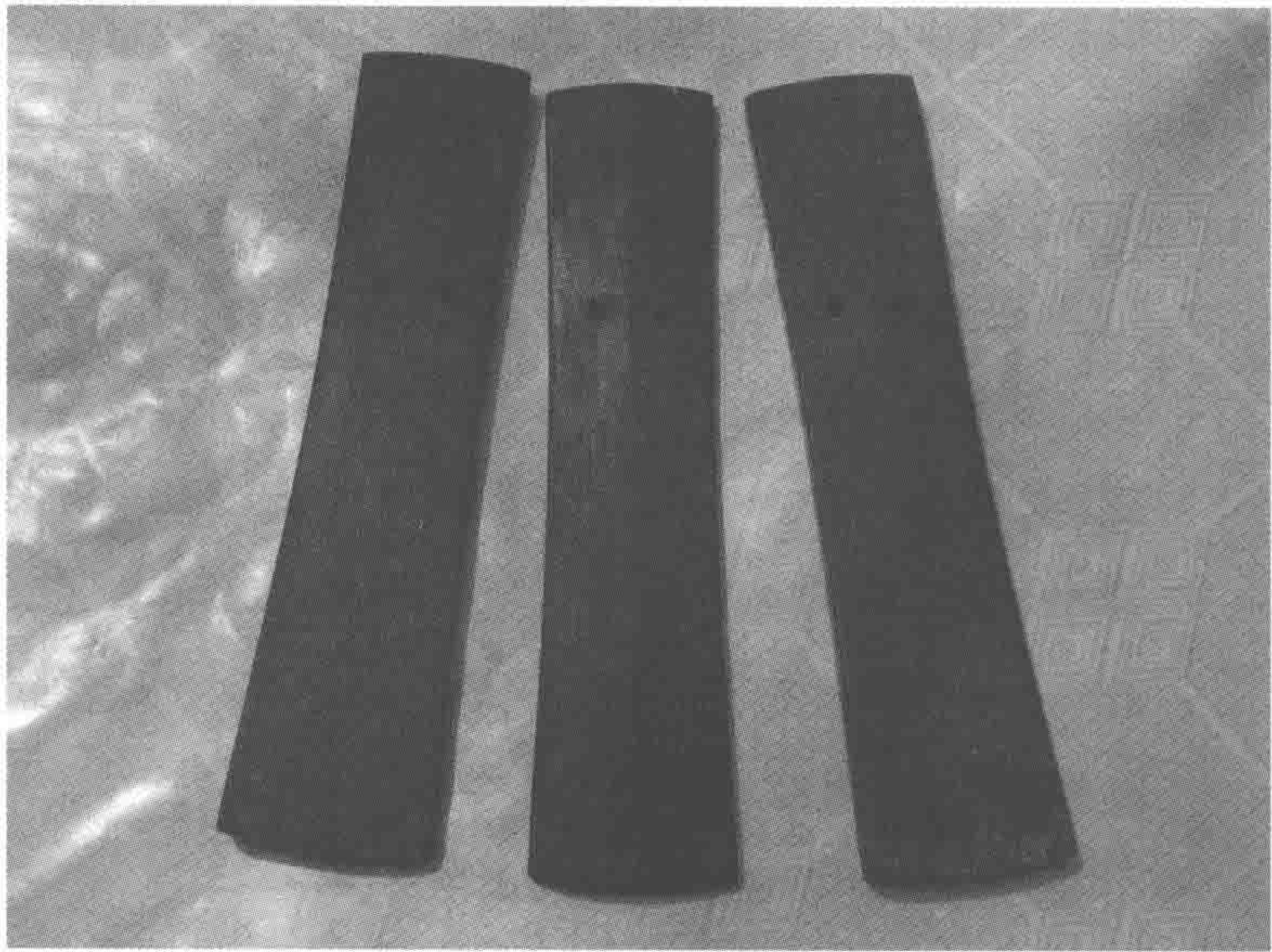
在橹店弄的茶楼我们唱了整整一个月。这一个月中，

我和阿炳从相互熟悉，到慢慢结下了深厚的忘年友谊。

一个月中，我也经常到阿炳在崇安寺图书馆路的家中，因为师傅常叫我送些点心吃食给阿炳夫妻。阿炳家中是一塌糊涂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。阿炳的老婆董彩娣也抽大烟，我叫她“阿彩”，她个子比阿炳矮，讲话有点不着不落，看起来笨手笨脚的。

橹店弄茶楼演唱结束后，师傅要带我们重回上海组班唱戏。阿炳很舍不得我们走，临走的前一天，他特地把他的那副红木尺板送给了我，说让我做个纪念。我至今珍藏着阿炳送我的这副尺板。

橹店弄告别后，再见到阿炳，已经是几年以后了。记得是20世纪40年代初，我从上海回无锡升泉楼唱戏。升泉楼就在崇安寺地区，和阿炳所在的雷尊殿靠得很近。当时唱戏，都会在戏楼外将演员的名牌挂出去做广告。在升泉楼第一天演出的当晚，阿炳就由阿彩搀扶着来找我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我已经化好了妆，正等着上台。忽然传话说门口有人找我，出去一看，原来是阿炳和阿彩。几年未见，阿炳老了许多，衣衫更破了。他没有像过去习惯的那样叫我“阿弟”，而是改称我为“文标”。因为马上就要上台，没有时间多说话，我就和阿炳约好第二天早上在附近公花园（现无锡城中公园——笔者注）的同庚厅吃茶，又塞了五块钱给阿炳。阿炳客气推辞，但我



阿炳用过的尺板